

羲河，必须活下去

这一次的梦境，我梦见了那年的都城。

北军攻入南城的都城，他们尚无入住中原的概念，看见什么就抢什么，谁敢违抗就杀谁。

长街上的商贩，热腾腾的馄饨摊，来买胭脂的姑娘，提着鸟笼，与古董贩子斗智斗勇的老头，顷刻之间，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尸体，被马蹄践踏着，鲜血流向着长街的尽头，比夕阳更浓烈的遍染都城。

我身边的侍卫一个一个的死去。

他们都是南胥的贵族子弟，受过一层又一层考验，才被选拔到哥哥身边，才能在大难当头的时候保护我，他们还那么年轻，还没来得及镇守一方的将领，就死在北乾人的刀下。

他们忠诚到，即使是死前也不会与皇宫的女眷多说半句，只说，皇后娘娘快走……

皇后娘娘，一时间，我恍惚觉得是在叫我，可是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在血色长街的尽头，有一个身影站在那里，夕阳勾勒出她的美好的轮廓，秋香色的宫装在晚风中飘扬。

我知道她是谁。

她是南胥的皇后，她是我不能碰触的伤口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知道，一旦看见她的脸，我脑子里那根弦就会彻底的崩掉。

可是我站在那里，动不了。

「羲河……」

带着血腥味的风送来温柔的声音，她慢慢的转回头，向我伸出手：「过来，羲河……」

如血的夕阳，让我看不清她的脸，我却不由自主的、一步一步走过去，仿佛又是那个小小的孩子，光着脚到处找她，你去哪了，我到处找不到你，知秋……

突然，一只小手牵住了我的手。

我低下头，看到了夏挽玉白的面庞，额心红痣仿若佛陀。

他轻声说：「姑姑，她已经死了，但你还要活下去。」

我摇摇头，执拗的把我的手从他手中抽出来：「我不，活着太苦了。」

夏挽没有松手，梦境之中，他的脸那么不真切，声音却是清晰温柔的：「那我怎么办，你不想见到我了吗？」

我呆呆的看着他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哭，我蹲下来紧紧的抱着他，声嘶力竭的哭起来。

「你别走，姑姑只剩下你了，你别离开我好不好？」

我抱着他，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抱住最后一根浮木，周围的景物崩塌着，长街、夕阳、都城、遥远的而模糊的知秋，都像眼泪中的世界一样，氤氲到再也看不清。

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眼前是一轮明月，夜风猎猎作响，而怀中那个小小的孩子，变成了奈何，他把我护在怀里，为我遮挡着过于剧烈的夜风。

「我……又做噩梦了？这是哪？」

「这是屋顶，你在梦中上了屋顶，刚才差点便跳下来。」

我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只觉得汗已经把衣服浸透了，风一吹，便冷得打了个寒战

而他的怀抱是暖的，还带着一种温柔的檀香。

「我吓死了。」

我把头埋在他肩膀上，含糊的说。

「明日还会有些梦魇，但不会这么严重了。」他拍着我的头，轻声哄着：「都好了。」

从他肩膀上，我能看见一宫的灯火错乱，而苍穹之上，是一弯太美的月亮。

是不妥的，我不该这么抱着他，我已经从混乱中清醒过来，可是我不想放开。

而他轻轻的推开了我。

「我带您下去吧，听说您晚上没有吃什么东西，我带了食盒。」

「食盒？」

「陛下给我的宫室里有小厨房，我便自己熬了些粥给您送来，正好撞见了梦魇。」

「我想看看。」

他从旁边拿了一个红木的食盒，打开之后，是一碗温凉的碧梗粥。

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，那一刻，风奇异的温柔起来。

「我就想在这儿吃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一勺一勺的吃了起来，眼泪落在粥里，有些发苦。

「怎么了？可是不好吃。」

很好吃，是南胥很正宗的做法，只是，从未有人为我煮过热粥。

「你好大的胆子。」我一边自嘲的笑，一边大口的喝着粥：

「我这十年，每一粒米都吃得谨小慎微，生怕有毒。没人敢给

我送吃得东西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说：「所以我要给你做吃的东西，做很多……好吃的东西。」

我手一颤，停下来。

这里太高了，仿佛离人世有万里之远，神仙和月亮可以为我保守所有的秘密。

「奈何。」我看向他的眼睛，问：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」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眼神凝重起来，我顺着他的目光回过头，看见了屋脊上卧着的瑞兽，神色狰狞，以及旁边站着的男人。

宸冬。

奈何带着我跃下屋顶。

我才发现，宸冬的亲兵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，整个宫室灯火通明，恍若白昼。

出事了。

我转头看向宸冬：「大皇子夜里带兵入宫，意图谋反吗？」

宸冬阴沉的看着我，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厉喝道：「拿下！」

「是！」

两个高大的士兵越过我，直接将奈何摁倒在地上。

宸冬冷道：「他谋杀格鲁，立即入狱。」

「你有什么证据！」我急道。

奈何脸贴着地面，尚艰难的朝我一笑：「娘娘，别担心……」

宸冬一脚踢在他的腹部，他痛得蜷起身体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宸冬冷道：「证据已经呈给了陛下，陛下的旨意是择日活剐，以告格鲁在天之灵。」

说完他转身就走，奈何被人拖着跟随，我追过去他：「等等……」

宸冬猛地一把抓住我胳膊，他的手劲很大，我只觉得臂骨要断掉。

「娘娘还是老实待在宫中吧，再这么任性下去。」他眼睛里仿若有两团燃烧的火焰，一字一顿的对我说：「我怕我会立刻杀了你。」

随后，他把我推倒地上，带兵离去。

又春过来扶我，我稳住心神，道：「我们去找陛下。」

然而，丹蚩寝宫的大门紧锁，两个面生的侍卫把守着。

「娘娘，陛下身体不适，这几日不见外人。」

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我身边的侍卫厉喝道，然而那守卫分毫不让：「娘娘，请您不要为难臣等。」

是宸冬的人。

现在已经不是奈何的问题了。宫中是我的地盘，他们竟敢反抗我，就说明有了足够的底气，自从宸冬带兵进宫那一日，我就防范着他的势力进入宫中，然而，丹蚩寝宫的守卫换成了他的人，我竟不知道。

现在，宫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成了宸冬的人，他们随时会杀我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清点了宫中的守卫，现实比我想的还糟糕，外殿的守卫已经由宸冬手下哲伦带兵接管，而昨夜我梦魇的时候，宸冬的另一伙亲兵说奉了丹蚩的旨意，接管内殿的禁宫守卫，两方起了剧烈的冲突，所幸的是，禁宫统领没有退让，给了我喘息的余地——但绝不会超过一个时辰。

一旦两方在宫中开战，那就是一场政变。但我现在，没有必胜的把握。

我不能输。

我一旦输掉，所有善抚南人的政策会尽数化为乌有，我在朝中的部属会尽数被清算，更重要的是，宸冬一旦上位，战争会再次席卷天下。

我站在那里，无数念头如同疯长的野草，盛夏的阳光刺目，我只觉得汗水针刺一样从脖颈慢慢流下来。

我不能输。

我带人去了一所宫室——格鲁遇害之后，相关人等都关押在这里，此时正在被宫人引着出宫，我死死攥住拳，终于看见了那个青色的身影。

「娘娘——」大皇子妃鱼宁见了我，欣喜唤出声来。

我一个耳光就兜头扇过去。

鱼宁被我打翻在地上，捂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我，她的儿子在一旁哇的哭出声来。

我露出一个笑容，咬牙切齿道：「你的父母既然没有教过你礼义廉耻，那就由我这个婆母来教吧！」

周围的人纷纷侧目，鱼宁浑身一颤，几乎立刻抓住我的腿，哆嗦着说：「您让东林走，您让东林走好不好？」

「真是可笑，你现在装什么慈母心肠。」我弯下腰，在她耳边说：「真的怜惜你儿子，你就不会把孩子带在身边和男人偷情！」

她浑身一震，茫然的看着我，两个侍卫前来将东林带走了，我和瘫软成一团的鱼宁单独留在宫室内。

「一个女人，什么时候会宁可得罪得罪上位者，也要把自己打扮的光鲜亮丽呢？就是她见心上人的时候。」

鱼宁浑身颤抖，道：「别说了，娘娘，你别说了。」

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你把奸夫送的衣服穿在身体来参加我的寿礼，鱼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她几乎在语无伦次了：「他逼我的，他说想看我穿，他说宸冬也带回来一批天青绣锦，只要说是宸冬送的，没有人会怀疑。」

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」

她哭得几乎断气：「是他逼我的，真的是他逼我的，前年一次宫宴，我喝醉了酒，醒了之后就在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被他得了逞，我不想的，可他拿了我的贴身衣物……日日派人来家里骚扰我，我不想的，我真的不想的，但是让宸冬知道，我会死的……」

「你和禹青，你们……」我闭了闭眼，说：「乱伦，被葛老儿撞见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那个小园子那么偏僻，平日里都没有人的，可是葛老儿不知道在那里等谁，我很害怕，我劝过他，葛老儿是瞎子，可是他说葛老儿认得他的声音……」

「你们都是北人，你们杀格鲁，他还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……」

她哭得浑身颤抖：「娘娘你不要告诉大皇子，东林不能没有娘亲……」

我一把抓住她的衣领，一字一顿道：「你听我的，什么事都不会有，如果不，我保证你和你的儿子，今天就死无葬身之地。」

她惶然的看着我，已然满头汗水，哆哆嗦嗦的点了头。

我回寝殿的路上，禁卫军统领递上了一封信，道：「这是外面的朝臣递上来的折子。」

这些年我当然在朝中安插了心腹，但显然这是见不得光的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传递消息。

我一目十行读完，便拿了火折子烧了个干净。

情势比我想的更加危急，奈何的身份是西边小朝廷的使臣，一旦坐实了他的罪名，便是小朝廷狼子野心，意图谋反。恐怕宸冬会立即发兵，更可怕的是，南北之间的仇恨再次因此事被挑起，我这十年来优抚南人的政策，将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而近些年的种种部署——那些在朝为官的南胥人，必将受到屠戮！

「奈何怎么样了？」我问。

「回娘娘，已经被上了刑，但未招供。」

北人的重刑我是领教过的，但是奈何身上有功夫，应该能捱一阵，我必须首先处理一下宫中宸冬的亲兵，他们随时有可能会对我，甚至对丹蚩不利。

「陛下那边怎么样？」

「仍是不肯见人，我们的人和大皇子的人正在殿前僵持着。」

「嗯，今晚警醒一点，殿下一旦出寝殿，马上告诉我。」

「是」

我即将进入寝宫的时候，禁卫军统领突然单膝跪下，开口道：

「娘娘，奴才可以潜入天牢，替您杀了那个和尚。」

天色将暗下，我回过头，面无表情看着这个忠诚的侍卫。

「这些天娘娘和他交往甚密，若他被大皇子屈打成招，说这背后都是娘娘的指示，会对娘娘不利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道：「莞中，你跟了我几年。」

「五年。」

「你以为，何为南北？」

他抬起头，不解的看着我。

「原来，居于熹微河以南的是南人，以北的是北人，然而如今在大秦，南北混居，不再分以地域，那么是血统？可是如你一般，有南胥父亲和北乾母亲的孩子，正在越来越多，何为南北呢？在心里。」

「北人一统天下的下场是什么，是剥夺文明，是暴虐、杀戮、野兽的法则横行，我为何与他们周旋，我为何苟活至今，是因为我不能把这天下让给北人，我要保全不仅仅是个民族，是南人的文明礼仪和风骨。若今日我为了保全自己，杀了一个救过我的南人，我也不过是个心狠手辣的北乾皇后罢了。」我笑了一下：「你让我怎么面对南胥人，我还怎么让他们保持骄傲，永不屈服北乾的暴虐？」

他茫然的看着我，然后叩首：「奴才罪该万死。」

他不会懂，没有人会懂。

我叹了口气，道：「你只需要知道，奈何不能死，每个没做错事的人，都不该死。」

宸冬的亲兵在宫中，随时可能发难，那一晚，禁军统领的带着所有的亲兵守在我的寝宫外，这种状况太过凶险，我决定明日无论如何也要将丹蚩揪出来，撤回允许宸冬带兵入宫的圣旨——算算时间，他的秋芙蓉瘾也该发作了。

我以为我不会睡着，可是太过紧张，我还是歪在案上睡了，果真做了个梦，梦里是奈何在受刑，胸前血迹斑斑，可是眼睛还是那么平静，他看着我，无声的求救。我想去救他，可是却动不了，心中一急，就醒了。

又春连忙过来，拍抚我的后背，道：「公主你怎么样了？」

我摇摇头，这和往日的噩梦不同，竟只是个噩梦而已。

我想到昨夜，奈何对我说，明日还会有梦魇，只是不会那么严重了。

难道，那个诅咒被他解开了？

又春则高兴起来，道：「阿弥陀佛，以后我也信佛，那小师父果然靠谱！」

「不是说没找到东西吗？」

又春道：「我觉得是找到啦！那天你出去之后，他找到了一把琴，摸索了很久，还问我，这把琴是谁送的，然后用小刀划破了手臂，那琴里，就出现了些黑色的东西，爬到他伤口里，就像虫子一样……」

我猛然站起道：「你怎么没同我说！」

又春被我吓到了，委屈道：「他说不一定是，怕空欢喜一场，不让我同你说……」

我急道：「那他昨夜来得时候，可有什么异样？」

「就没什么精神……另外，他去追娘娘的时候，又把手臂划破了一道口子。」

我呆呆的坐在那里。

我虽然不懂什么格鲁之术，却也知道，这类的诅咒，一定是不容易解的，他解开了却不同我说，怕是……以身代之。

我茫然的想，这个孩子都做了什么啊！

他曾对我说过，重要的是娘娘想要什么。

我怎么回答来着？我说的是，维持现状。随后，宸冬便找到了他谋害格鲁的证据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只是拒绝去想。

他还把我诅咒引到了他自己的身上，一言不发的，为我熬了热粥，然后被带走，他带着那个诅咒，在受重刑，然而他最后对我说的是，娘娘，别担心。

奇怪的是，我没有觉得伤心与懊悔，我只觉得木然，只是突然的想吐，我伏在案边大口的吐了起来。

「公主！」又春失声尖叫起来。

我才发现，指缝里鲜红一片，地上也是，是血。

我又呕血了，上一次，是夏挽死在我面前的时候。

真没什么不对，另一个爱我的人，也马上就要死了。

又春过来扶我，我一把推开她，站起来厉声道：「让莞中带人跟我走！」

宫人尖锐的嗓音喊道：「娘娘出行，闲杂闪避」

夜色下，一排一排宫人跪下行礼，我终于走到了丹蚩的寝殿。

「我见皇上。」

侍卫还是相同的表情：「娘娘请回吧，皇上说谁也不见。」

「娘娘请回吧，娘娘不要为难臣等。」我木然的鹦鹉学舌，笑了，道：「白日里我便想说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发号施令，这宫里，从来不是你主子的地盘。」

侍卫跪下，然后仍是面无表情，道：「臣并非此意，如冲撞了娘娘，臣罪该万死。」

「皇上不出来，不见人，那，如果宫里走水了呢？」

我从又春手里拿了灯笼，随手就扔在窗棂上。

烈烈火光，瞬时燃烧起了纸糊的窗户，侍卫们冰冷的表情终于出现了裂缝，他们惊恐道：「皇后娘娘您这是……大不敬……」

「我说宫中要走水，那便是走水，谁敢拦，谁就先死。」

我身后莞中带领的禁卫们一齐拔出了刀。

烈烈火光与烟尘直扑天际，我站在那里仰头看着，就像小时候，在哥哥怀里看着满天烟火。

直到宸冬到来，惊怔的看着我，怒吼：「你疯了吗！」

然后他对左右厉喝：「救火！」

可火，已经燃起来了，我没有让莞中阻拦，我站在那里，看着宸冬的亲兵乱成一团，手忙脚乱的救火。

「你不是早知道我是个疯子吗？」我喃喃道：「你杀夏挽那天，我就疯了，一直疯到现在，你要杀奈何，我就疯得更厉害给你看。」

东方已经宸熙薇露，滔天的火光中，宸冬看着我，这一刻，似乎似曾相识。

「就为了那个和尚。」

「没错。」

大火的余烬，如同漫天的风雪，这时，丹蚩从断壁残垣中走出来，像一头年老的、不怒自威的狼王。

「朕说了很多次，不得对皇后无礼。」他嘶哑对宸冬道：「因为你永远都想不到，这个女人，能做出什么来。」

宸冬低头，没有说话。

「把那个叫奈何的孩子带过来吧。」丹蚩说，随即回头看向我，温和道：「羲河」

他很少叫我的名字，在最开始把我当做玩物的时候，他叫我小溪，后来便叫我皇后。

「朕多年前，曾与你玩过许多次游戏，赢多输少，可只输了那么一次，一败涂地到如今，今日，你有没有兴致再同朕玩个游

戏？」

他和平日不一样，就如同一只睡醒了的狮子，懒洋洋的看着我。

我点点头。

他拿出一块木板，扔给我：「大皇子呈上的证据，说在格鲁的住所，发现了一方木板，上面是约格鲁见面的书信，那字迹虽然是用刀刻的，却和奈何的笔迹无二，约见的时辰，正是格鲁死亡的时辰。」

丹蚩看着我，似乎很享受我此刻的面如死灰。

「但是。」他恶劣的笑着：「我知道不是他，因为那个时辰，他并不在那里。」

此时奈何被几个人拖了上来，他似乎被用过重刑，已经软到在地上，满脸血污。

「来，小和尚，那个时辰你去了哪里？」

丹蚩从侍卫手中拿过一把刀，带着刀鞘抽过去。

奈何被抽倒在另一边，洁白如玉的脸上，立刻浮现出一道血痕，他微微抽搐着，却没有说话。

那一刀，如同抽在了我的脸上，我冷眼看着丹蚩，每一次，几乎每一次他展露这样得意而残忍的笑容，我都克制不住的，想杀了他。

丹蚩满意的看着我，又笑了，道：「格鲁对宫中布置并不熟悉，赴约需要有人带路，可是带路的人，没有带他去见奈何，而是把他带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。」

我猛然抬起头，看着丹蚩。

「之后的事，皇后知道，可宸冬就不知道了，他撞见了禹青哈哈大笑，可是朕都知道！一切都在朕的手心里。」丹蚩发出癫狂的笑声。

我没有去看宸冬的脸色，因为我表面上仍是平静的站在那里，内心已经慌得溃不成军。

「皇后是不是以为，然后他就被禹青杀了？可是那也不是真相，因为，他当时并没有死。」丹蚩心满意足的看着我，道：「格鲁趴在地上苟延残喘着，在暗中窥看的带路人，拿起石头，砸向了他的胸口，一下，两下，然后把他摆成那副样子，放到你们必经的路口。」

丹蚩看向我的方向，阴恻恻的笑着，道：「又春，你居然搬得动那么沉的石头，真是小瞧你了。」

我缓慢的转过头，看到了站在我身后的又春。

她穿着宫服，那么安静的看着我，就像一弯圆月，天真懵懂。

「你瞒着我——」我低声说。

「是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我是公子的奴婢。」

我居然此刻还能冷静的思考，哦，公子是贺兰知言，哦，原来这些年，她在我身边，一直在遵从着别人的指令。

我说她憨傻，其实最傻的那个，一直是我。

又春被侍卫摁倒在地上，拖到奈何旁边。

「这三个哪一个是真相，皇后说了算，奈何，禹青，还是又春？」丹蚩兴高采烈的说，是啊，他心头一定是痛快极了。

选奈何，西边的小朝廷，必遭屠戮。

选禹青，我们的合作土崩瓦解，等待我的就是死。

选又春，我的贴身婢女杀害格鲁，我和她都会死在这里。

我凝视着丹蚩，他这样高兴，几乎癫狂。
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许多的引路人。或好，或坏。

我第一个引路人，大概就是祖父和哥哥，他们教给我如何做个贵族，然后是知秋，她教给我气度和风骨……然后便是丹蚩，与他成婚的十年，与他争斗的十年，他教给我如何做一个疯子。

「这有何可选，真相便是真相，谁都改不了。」我打断了丹蚩的兴高采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怎么可能会是奈何，他那个时辰确实离席，但是，他同我在一起」。

宸冬猛然抬起头，难以置信的看着我。

丹蚩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笑容在他脸上凝固了。

「他为何同你在一起？」

我微笑起来，走到丹蚩面前凝视着他，就像一对真正恩爱的夫妻。

而我笑容，却比冰还冷：「深宫寂寞，陛下去做什么，臣妾就去做什么！」

丹蚩的笑容彻底收敛起来，他看着我，脸上不由自主的抽搐起来。

我在大秦的后宫称得上只手遮天，丹蚩早已不敢碰我，若我想，我当然可以广纳男色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允许，还因为，不能人道的男人，最后一丝尊严就是妻子的忠诚。

但那天，我把奈何当成了宸冬。

压抑的天光下，我捧着他的脸，与他亲吻缠绵，在那样的亲密下我有一种被爱的错觉，那是我十年来第一次放纵，他近乎慌乱的推开了我后离开了，我以为是梦，可是后来，我想起了他身上的味道，那是一种非常干净的檀香。

「你不知廉耻！」宸冬声音几乎在颤抖。

「廉耻？」我没有回头，而是看着丹蚩微微一笑：「可我也是个女人啊，我的丈夫不能人道，能怎么办呢？靠同和宸冬欢好的那些日子去熬吗？」

一时间，连风都凝滞了。

来吧，不是要发疯吗？就看谁疯的厉害些。

丹蚩对着我咆哮：「你竟敢，你竟敢……」

他不能人道，即使吃了秋芙蓉，也没法坚持到让女子怀孕，而我所谓的怀孕流产，不过是一场针对宸冬的弥天骗局。

我低声笑起来，温柔道：「我有什么不敢的，我都敢一寸一寸的打断你的骨头」

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丹蚩瞪圆了眼睛，然后低下头，看着胸口。

那里插着一支钗，他的鲜血正在汨汨流淌下来。

若三张牌都是死局该怎么办？

那就把牌桌掀翻。

我在他耳边，说了最后的一句话

「人做狗容易，你看过哪只狗，还能站起来当人？」

丹蚩倒下来，我缓缓回过头。

所有人都拔出了手中的刀刃，对准了我。

宸冬神色茫然，似乎没有从眼前的变故中醒过来。

我满手是鲜血，踉跄着朝他走去，抬起手，抚摸他的脸。

「将军！」周围的人都在惊呼。

而宸冬凝视着我，没有躲避，我就那么温柔的笑着，道：「带我走，好不好？」

「你杀了我的父亲。」他看着我，眼睛已经红了。

于是，我已经知道了答案。

没有人会带我走的。

独自活在这个乌糟糟的人间。

是我的宿命。

我笑了，踮起脚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「那么，让奈何和又春离开，还有那些忠于我的禁军，让他们走。」

我的声音，是南胥女子的轻软，在很多年前，他曾经很喜欢，我用那样的声音告诉他：「你的儿子东林在我手里呢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便永远不会告诉你那孩子关在哪，到时候，他会死的比你知道的所有人都惨。」

是的，鱼宁为了活命，交给我的不仅仅是她与禹青的定情信物，还有她的儿子东林。

大秦的监狱里堆满了稻草，草中横行着老鼠和臭虫，没有窗户，只有墙缝会些微的透出一丝光，传来蚰蚰的叫声，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会想起年少时的那场逃亡，很多时候北乾的士兵就在一墙之隔，而我死死抱住夏挽，无声的在心里说，如果死，我们会死在一起，所以，不要怕。

可真正醒来之后我才发现，我已经孑然一身。

那一日天亮之前，宸冬最终答应了我，让禁卫军统领带奈何和又春出宫，那时候我坐在地上，心头混沌一片，只记得又春临走之前拉着我的手，一遍又一遍的说，没事的，公主，公子会带人来救你的。我甩开她的手，一言不发。而奈何最终踉跄着站起来，他的目光是涣散的，大概为了保持神志，他将指节咬的鲜血淋漓。

他低下头，费力的撕扯了一段自己的衣袍，弯腰为我包在脚上。

我这时候才发现，我是赤足跑出来的，因为奔跑和对峙，足底已经鲜血淋漓。

他仰头看着我，依旧是那么澄澈干净的眼睛，干裂的嘴唇翕动着，我尚未来得及听清他说什么，他就被禁卫带走了。

然后我便在监狱里了。

丹蚩的死打破了大秦微妙的平衡，宸冬尚未有力量能够镇压虎视眈眈的北乾十八部族，更何况有种种势力一直在窥视着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，一时之间，没有人顾得上我，我在这个监牢里，每日里陪伴我的只有雷打不动的一餐馊了的馒头，我本来以此计算被关押的时光，后来时间久了，便乱了。

就在我以为我会在监狱里终老的时候，有人来看我了，因为太久没有见光，我甚至躲避了一下，直到她拖着长长的裙裾走到我面前，我才认出来，是鱼宁。

她带着皇后的冠冕，越发的精致美艳，微微俯下身，带着一点怜悯的神色唤我：「皇后娘娘，这些日子，苦了您了」

我抬眼瞧着她。

哦，大概是宸冬终于平息，或者短暂的平息了叛乱。成功登基，他的妻子才会来到我这里炫耀她的人生。

我还记得当日第一次见到皇后娘娘，坐在大殿上，那么美丽高贵，再看看您如今的样子……」她嘴角泛起微妙的弧度，似嘲讽，也似悲悯：「这世事，谁说得准呢？」

我仍然没有说话，她越发笑起来：「皇后娘娘不会还巴望着有人能来救你吧，南人的大臣，早在先皇死的那一夜便都逃出了枰城，如今死的死，散的散，而西边的小朝廷，早已向陛下称臣，他们说羲河公主早就死了，无论何人自称羲河，统统是骗子。」

她低下头看着我，轻声道：「这就是你拼死庇护的人。」

我看着她，笑了，没有说什么，她却仿佛一瞬间恼怒起来，眯起眼睛，咬牙切齿的笑着：「又是这种眼神，高高在上，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，瞧不起北乾人，可你自己呢？你有多高贵？」

她美丽的面容扭曲着，状若疯癫道：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哈！阖宫上下谁不知道！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，不过是被儿子玩剩下，丢给老子的贱货！」

我皱起眉，沙哑着嗓子，说了今天第一句话：「我从未瞧不起你。」

她一愣。

「我瞧不起很多北乾人，但不包括你，因为我早就知道，你是忽灭部落的公主，当年你的部族被北乾吞并，你被当做战利献给胜利者，从此辗转在不同的北乾勇士手中，直到嫁给宸冬，所以你超出必要限度的谨小慎微，你必须不择手段，才会在下一场战争中活下来，这很了不起。」

我咳了几声，看着她虚弱的笑了：「就像现在，你真的不必说服自己我是个该死的人，就算你只是为了自保杀我，我也不怪你，因为不择手段活下去这种感觉，没有人比我更懂。」

她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垂下了头。

许久后。

「娘娘——」她轻声说，一瞬间，她似乎又变回了我记忆中那个柔弱如水的姑娘。

「我很害怕，他那么喜欢你，我怕他会来看你，到时候他就会知道我和禹青的事情，禹青已经被他杀了，他连自己的叔父都杀，他不会放过我的……」

她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瓶子，颤抖着递给我：「娘娘，我来之前，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所有人都已经放弃你了，没有人会来救你，北乾皇族绝不可能让你出来，你能在这里呆多久？十年，二十年……这太痛苦了，你会在这里委顿老去，像个怪物一样，我不想看你那样，你把它吃了好不好？你会永远青春美貌，而我……我可以安心了。」

她的美貌中一直杂糅着一种少女的纯真，我被这种残忍的纯真逗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咳起来，然后，我伸手接过了那个小小的药瓶。

美貌也是要花费时间和时间去维持的，我在监狱几日，手背已经干枯皴裂的不成样子了，更遑论我的脸，即使宸冬有一日真的念及那点旧情来看我，恐怕也会被我吓坏的。

我缓慢的说：「我会比那做的更好，我会在你走之后很久才把它吃掉。不会让宸冬怀疑你分毫。」

她几乎没有掩饰她的欣喜若狂，叠声道：「谢谢皇后娘娘！谢谢皇后娘娘！」

「但是……」我费力道：「要有个代价，你告诉我，奈何……怎么样了？」

「你说那个和尚？」

「是」

她想了想，道：「我记得那一夜你刚说出东林的下落，宸冬就派人去追杀他们了，可是听说没有追上，现在大概在民间隐姓埋名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只觉得在人间的最后一口浊气被吐出来，不再说话，靠在墙壁上。

鱼宁的目光是真实的怜悯了，她道：「你喜欢他？」

我想摇头，但最终自嘲的笑了，道：「是啊。」

在死之将至的时候，我唯一能够想念的人，竟然是他。

鱼宁走了，如释重负。

而我靠在墙壁上，慢慢的将手中的药洒在地上。

就算在监狱里活下去，又能怎么样？

羲河，必须活下去。

